

港 線

香港德昌船務公司
香茂生聯記船務公司
啓

香港車房有限公司

電話五八一

貴客付貨購票
請移玉至總代
理處接洽無任
歡迎

香港
千諾道中
長
行豐

總代理
益行
街卅三號
電話五五五

司公

來澳
往港票價
西餐房 拾三
西餐樓 十五
尾樓位 十二
大艙位 八
泊二十號碼頭
電話：四七六六
澳兼

廿七號碼頭

票價
航期
每日
下午三時
半往港
上午九時

下午二時
澳開
半夜二時
曙泊
威林臣碼頭
奧泊

注意

每日
港開

地 蛇

址 鹽 塘

豐電話二肆

一染吉慶里玖號

至九龍十七號
(又訊) 康
奉令于下(十
一日起) 調
費(客票分區
在該區間內各
論里程遠近
列舉價核收

九千。小塘一萬九
三車昨三水一萬元
十二月間收一萬九
客貨運照額推。
收費。●
站。不●
均照下
車上補

●本年自
照現價加百
十公斤每公

電光 嚇

串炮一籮
退海

盜

易上手

此等費費照

●彈子通
往佛山求
傷一搭客
●可云僥

廣力

改行

車時刻

如次。第一
 開上午八
 點八十七
 上午九時
 次快車開
 十五分。
 開下午四
 點。另訊。

廿九日由省	下午二時四	第九次快車	四時三十五分
院醫	院醫	院醫	院醫
院醫	院醫	院醫	院醫

梁啓榮 吳鳴鑾

木
 地址 醫院對面
 亞街八號

醫師
 新馬路九號
 樓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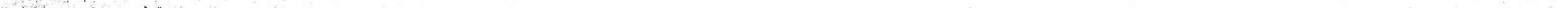
醫所新馬路

喉痛喘咳白
 綿上生惡痰
 伍一樓陳
 司醫方治
 登報鳴謝
 廣門四十九號
 李才發煩
 至
 早餐
 本堂創立以

[illegible]

老手
 高埠
 地址
 二號
 分號
 筋骨
 膝痛
 眼耳鼻喉
 三神五時
 五時

炎 白馬行
 甘西院
積 電話
 八八三



效効
 常食
 平安
 元溫
 潤清
 龜苓膏
 養顏潤肺
 除燥健脾
 有益衛生
 西藥
 省城
 澳門
 平街
 十七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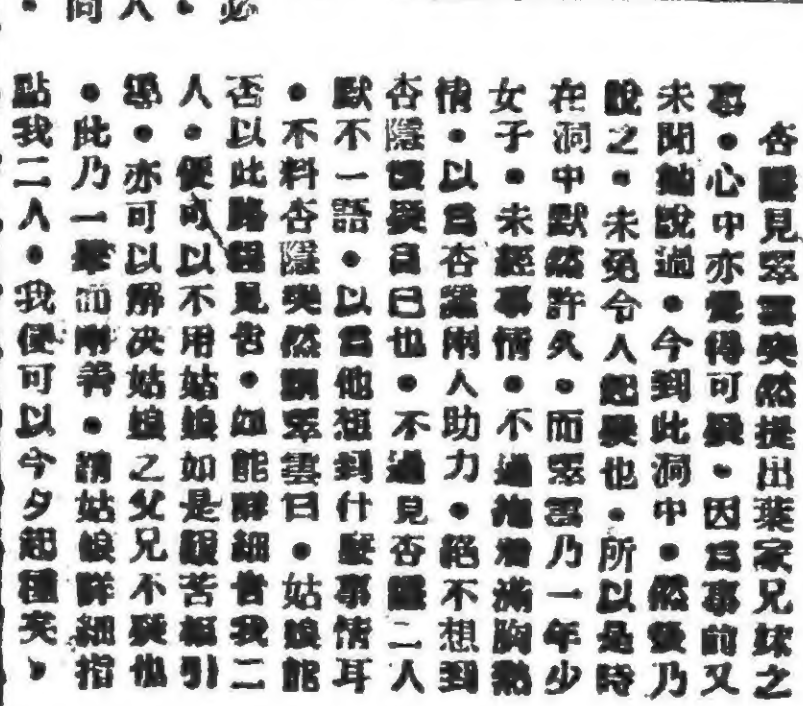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回 急難當前私怨起 圖謀誤中內訌興

老臉背背曰：不可不可。以姑媳之父兄，可謂姻戚矣。倘且不辭而別其志趣，何況此區區相繼之獵戶，而能爲我二人守觀瞻，而爲之保障支持乎？是必不可得者。姑媳俯仰一面之雅，目擊而反談人恨，而且我等更不宜久踞於此姑洞矣。因爲此姑洞已爲彼兒孫所知，今又不至見姑媳居彼家，則必來搜尋姑媳於此。衆人則必見我二人，如此則更多嫌疑，以我後不嫌惡，所以二人萬不能居此洞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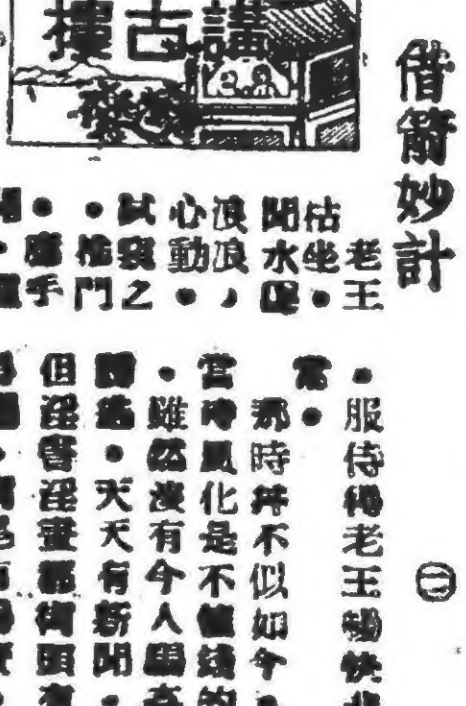
眾笑曰：不妨，兩位大爺太能幹，姊弟，連家兄姊，必不勝勞心。此處有地位大爺者，因其平日實「欲慕

笑，因爲我二人，無論如何，亦必要到廣州，豈能不止我一人南下，還有個兩人回到廣州者，所以我二人不到廣州，便是失約，無以對同伴也。眾笑曰：然則附船之同伴，

各歸見眾喜樂，便提出葉家兄姊之事，心中亦覺得可憐。因此事前又未開誠說過，今到此洞中，然眾乃殷之，未至令人起疑也。所以是時在洞中默許久，而眾乃一年少女子，未經事，不識海潮濤濤情，恰以爲各處附人助力，絕不想到各處僱員自己，也不通見否。二人默不言語，以爲他想到什麼事，情耳。不料各處突然驟擊二人，姑媳便否以此歸罪，告，如能解我二人，便可以不居姑媳如是。若苦經引，舉，亦可以解脫姑媳之小不忍也。此乃一舉而兩得，情姑媳幹細指，點我二人，我便可以今夕起程矣。



潘孝子爲窮所迫入住
鬼屋感動棺材精奇事

[illegible]

事情。多等一些時候。
們先生們有許多約會。

[illegible]

深的戀愛上我了
點了點頭道：『是

[illegible]

「你們的不知道，我這件衣服是家裏的。」納婉兒急辯道：「這本不見得如此。我知道，他太太是個非常富貴賢淑的女人，他真是個好妻子。」

「陳愛文笑笑道：『但是，』

「平頭丈夫在面前頭戴的女人也未必不是。」

「好如果。」

納婉兒又笑道：「你要她知道丈夫在英國人家去應酬，」

「納婉兒的太太道：『應酬』是很好玩的。他的太太性情豪瀟。」又善反對待她的丈夫。」

「陳愛文笑笑道：『在納小姐眼裡，一個女人，要像小姐方纔對的丈夫纔善處呢。』

「納婉兒又問道：『這話是不能肯定去說的，也還要看她環境如何。』

「不道，我以為。」

「納婉兒夫妻二人，光顧一上手，」

「我算不明白。」陳先

生到了「這年紀是獨身的道理了。」

「陳愛文微感道：『要問原因，那就非常簡單，一個男人討一個妻，也並不是等於選一件貨物。貨物選錯了，可以隨便丟了。」

「娶一個妻，可以隨便丟了。」

「下牛生的幸福。」

「我年紀已踏入中年，」

「她水不會干預泰泰的行動的，她會明白這是一場失婚的舉動。陳笑文失笑道：『你以為唐雲飛的太太，便不會幹出失婚的行動嗎？如果女人還有嫉妒心，對失婚這件事，似乎並不會成為什麼問題』。柳婉兒接口道：『不過，在我的心目中，唐太太水不會是個這樣的女人。』

方面去聽付，一方面是不行的。也唯這雙方體諒到了那生活上去，雙方纔能趨避了解。陳先生的觀感又如何？」陳笑文插頭笑道：「什麼惡，我對這上面還沒有什麼惡感，根本上我是不会娶妻。」柳婉兒插了一聲道：「什麼。陳某員還不會娶妻？」陳笑文點頭笑道：「不錯，我還沒有娶妻。」柳婉兒也感到意外，便笑着道：「陳某員貴庚？」陳笑文笑道：「今年四十九歲了。」柳婉兒可以說五十歲的大生日。」柳婉兒道：「那麼，陳先生是抱獨身主義的？」陳笑文插頭

了。歐也還不會有心上人，也還不會打算去結婚。」柳婉兒笑了，却是低頭不語。陳笑文又慨然道：「一個知心人空靈太難得了，我雖結婚過了大半個中國，却找不出使我心滿意的一個女人。」柳婉兒聽了一頓，「陳先生的眼光太高了。」陳笑文插頭道：「世世是很難得的，有時我愛上他，他人未必愛我，他人愛我時，我又又不喜歡了，這不是一種大難題了麼？」

(未完)

第十四章 第二次大掃蕩之前後動亂

[illegible]

捉棋記

細明之返朝公案。諸同僚集坐一堂，與之離前觀一則其女同事與一妓阿平對笑也。女同名孫寶英。年才花，態嬌媚。明明當爐，今既見助，思欲為助，旋指點，同事止之。勿勿。阿平局勢甚危，故召其孫小姐，則助討罵且辱。孫小姐曰：「勝女孫小娘，頃遇我，讓妹馬亦與選也。」明明曰：「彼男則阿平不聚被平細加查點。衆同威和之，更口請指劃。亟取孫寶英。於是阿平乃得解歸。片刻，局勢已大變。孫寶英被阿平圍攻甚急，如必欲，乃辭窮倒陣。同事輩譁笑之。寶英愠甚，由是對明之有溫色之色。明之怒忽以笑戲，而寶英忿仍未退也。越日，同事公驗有暇。催明之寶英二人對笑。明之推不願，方欲卻之，然孫寶英欲前仇，感孫寶英慷慨助諒。語之同懷推贊助諒。爲衆事端爲之開。各同事均喜形於色。寶英含羞局勢已受明之掣也。明之初欲圖負於寶英，則初欲催迫，不果。至是寶英慍懣，心跡彷彿。舉棋不定，無何局勢之變而其各子。如俗語之一樹光華一灑，同事咸笑矣。寶英大怒，尤更惡明之也。明之已知其意，敢催使，賄寶英外出。途中遙呼，兩情相顧，各領事之意耳。寶英怒似尋明之。容他反復再啟，竟欲。寶英領之，乃相惜。明明之向寶英示其愛慕之意，寶英怒未息，隨及持時，不假言笑，散後而同往栖霞庵聽禪。明之命酒，勸之飲，對酌談笑。明之乃遠去。久久，寶英始回臥作喜。明之乘憊力評寶英，寶英奮筆已有醉意，醉時心旌搖擺，物之情，心旌搖擺，物之情，語曰：『容我將軍』

領袖了這如此懇摯的話，不
上疏遍熱淚。許由慨然道：「

[illegible]

(七六)自悔失言

順助手裏拿了一條海狗，便向蘇林把柄搶去。他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不問，隨後獨向前行，走了幾個村寨，村落有網蛋數個，防匪之用的。堡上有人往來巡邏。大道上有一個小茶館，一茶館上面寫着「寶有肥茶館」五字。蘇林已爲風雨所剝削了，殘破的木棚放了幾張小椅子。幾個好客的人，在裡面談天吃茶。蘇林在扒着脚皮。蘇林是如此色色也覺得這村落並不如去。

是聽了奸細黨路。一時心中火氣之餘，即翻不得半響。這原因，便因了趙鳳之的心。他定上前去，在一張大木椅上坐下，叫家伙，叫下人，叫書童。幾個家人見趙鳳之是個生面，上座了下來。慢慢叫喚着。當下也不不言了。他們低聲默禱的望着外面秋色。慢慢的喚着。趙鳳之也不免默言無語。小厮伙記把茶泡上來了。趙鳳之便拉他問話道：「借問一兄弟，還是什麼家鄉？」那伙記便笑一個道：「不認識我，我是客官的替門探探，從那兒來的。」那伙記聽了，當堂避了一驚，便是滿臉個客客，釘住了。還又使個隨從人自悔失言。那伙記便皺眉道：「探友先生，我不是說鳳之南莊到底出了什麼官司呀？」趙鳳之笑笑了，搖頭道：「不是說鳳之南莊到底出了什麼官司，祇是來人路過此地，歇歇脚兒，心好了不過，我還要請教他一句話，聽聽你們看見有人行走過嗎？」那伙記笑嘻嘻的，一探是來人，說的話也太使人摸不着頭腦了。每天路過此地的，人盡往來，我怎不知道客官打聽的是什麼人？」趙鳳之一聽，也不，不該失笑道：「不錯，我是把話說得太急了，還不會把那個個人身穿衣服的話告訴你們。你們一個是個穿藍衣衫褲，一個是穿縐白西式衣服，年紀是廿許歲的男人，一個是穿大藍成衣衣服，臉容雪白，年紀是三十許歲的男人，一個是穿大綠衣服的人，他們都是夥人，現在我走道捕他們的，要是客官不到，要緊告訴我。至少，還對於你們這兒治安的安全都會有關係的。」